

战伤弹片残留体内 50 多年

武汉走出的开国将军陈庆先以“陈拐子”之名威震敌胆

档案里的湖北开国将军



开国将军陈庆先。



陈永安。

余倩 摄

扫码观看视频
《铁血战将 陈庆先》

“父亲病逝火化的时候，从他骨灰里挑出了数枚弹片，这些弹片在他身上有 50 多年。”近日，开国中将陈庆先之子陈永安在接受《档案里的湖北开国将军》微纪录片第二季主创团队采访时，讲述了久久嵌在父亲体内弹片的故事。

而陈庆先这位从武汉黄陂走出的开国中将更为明显的外形特征是：他无论站立、走路，或是坐着，明显与常人不一样——左腿比右腿短了 1.5 寸左右。“抗日战争时期，父亲的左腿中了一枪导致终身残疾，在他人生的后 40 年里，‘陈拐子’的绰号一直跟着他。”陈永安说。

放下货郎挑子 扛起革命的枪

1908 年 12 月，陈庆先出生在武汉黄陂的一户贫苦农民家。他 6 岁起就开始给地主家放羊、放牛，半农半读念过几年私塾。陈永安介绍：“12 岁时，父亲跟随四叔到武汉谋生，先后当过裁缝铺学徒、裕华纱厂童工、汉口黄包车夫等，也曾在地方军阀的部队当过兵。”1929 年春，陈庆先随伯父到四川万源县西乡，做起了肩挑货担的货郎，卖些日用品、针线等。

“说起来，父亲参加红军十分巧。”陈永安介绍，1932 年 11 月，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进入川陕开辟新苏区。货郎陈庆先在这里巧遇红军队伍中的表兄杜顺田，表兄经常给陈庆先讲革命道理，并带着他一起参加大会、执行任务，让他逐渐明白了“只有当红军，参加革命，才是出路，只有跟随红军打天下，才有前程”。陈庆先放下货郎挑子，扛起了革命的枪。

参加红军以后，陈庆先战斗中总是冲锋在前。次年春天，陈庆先所在的连队编入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成了正规作战部队的连长。“1933 年 2 月，父亲领兵参加反‘三路围攻’作战攻打梨树溪战斗时，他第一个冲进地主大院，被恶霸的土枪打伤，直到战斗结束才让卫生员包扎，而胸部留下的弹头及铁砂弹片却无法取出。直到他老年，身上的铁砂、弹片还藏在体内。”陈永安回忆起父亲体内残留弹片的由来，“晚年时医生给父亲肺部照 CT，就奇怪怎么照不透，这时候父亲说‘噢，我受过伤’，因为这些弹片是铁的，所以照不透。”1984 年 1 月，陈庆先去世后，子女去取骨灰时，把遗留在父亲身上的铁砂、弹片也取了回来，保存下来，敬慕父辈的英勇。

在反“六路围攻”的作战中，时任万源县委书记的陈庆先积极动员青年参军参战，保卫川陕苏区。陈永安介绍，万源保卫战中，父亲根据上级的指示，扩大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游击战争，为红军运送粮食弹药、抢救伤病员、挖战壕、筑工事，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作战。1935 年 4 月下旬，父亲随军参加嘉陵江战役，先后任中共阆中县委、梓桐县委书记。2 个多月中，他筹集了大批物资、粮食，供给红九军所需，并为其补充新兵 1400 余名；为红五军团解决了冬衣，补充新兵近千人。红军进入川西后，父亲被任命为卓克基特区及阿坝特区区委书记。后来还当过甘肃省委组织部部长兼哈达铺特区区委书记等。

红军长征胜利后，陈庆先被选送进入陕西省定边县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7 年 2 月毕业后，留任中央党校学员大队大队长兼军事教员。

负伤在担架上坚持指挥战斗

1939 年 7 月，陈庆先奉命带领从中央党校选拔的 300 余名干部奔赴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以加强党在华中地区的武装力量建设。他开始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八团政委，很快成功开辟来安、六合、嘉山等抗日新区，一支 2000 多人的抗日游击队迅速拉起来。1940 年 3 月起，陈庆先率部奇袭半塔集、火烧来安城，有力打击了日伪军。

“我的父亲是个伤残军人。”提起父亲的抗战经历，陈永安不无心痛。1942 年 7 月。陈庆先在指挥部队攻打安徽定远县谢家圩子时，与日伪军正面遭遇，左腿负重伤，大腿骨断了。他站不起来，就坐在地上指挥战斗。卫生队将他转送到皖东的一个山沟里治疗。“艰苦岁月，缺医少药，只能用盐水清洗伤口，再将煮熟的南瓜敷在伤口上。”母亲张静后来告诉陈永安，8 月的皖东，湿度大，天气闷热。陈庆先的腿伤肿胀化脓、长蛆，引起连续高烧不退，卫生员用镊子一条一条地往外捡，疼痛折磨得他成夜不能入睡。

“奇迹般地，两个月后，父亲的伤口愈合，但他的左腿肌肉萎缩严重导致短了 1.5 寸左右。从此，父亲的左腿就落下了残疾。”陈永安说，父亲便有时拄着拐杖，有时被担架抬着指挥战斗，照样率领部队与敌人周旋，给敌伪顽以致命的打击，被日伪军称为“陈拐子”。一次次战斗后，江淮运河沿线到淮南一带日伪军都知道“陈拐子”，一听到“陈拐子来了”就心有余悸。淮南淮北的百姓也都知道新四军第二师有个能征善战的“陈拐子”。

1946 年，华中野战军主力转移至山东主战场作战，陈庆先率领第 10 纵队奉命留守苏北坚持敌后斗争并兼任苏北军区司令员。“父亲率领部队撤进了洪泽湖，被围困的两个多月里，有时几天吃不上饭，只能吃芦苇根、鸡头米。他一瘸一拐地和大家一起与敌人斗智斗勇。敌军的电台隔上两三天就播放一条‘陈拐子’被围被俘的消息。”陈永安介绍，1947 年 5 月，敌我双方在孟良崮激战正酣时，父亲率第 10 纵队在南线牵制敌整编第四十四、五十一师 17 个营兵力，有力地策应了山东战场。

一条跛腿走遍坑道阵地

1950 年 12 月，卸下第 23 军军长职务、离开带兵一线的陈庆先被选送到南京军事学院深造。毕业之后走马上任南京军事学院战役战术教授会主任。

“打了 10 多年仗的父亲深知军队要加快向正规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就必须有一大批经过系统学习的骨干。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教学相长的办学理念植根于父亲心中。”陈永安介绍，父亲在军事学院工作 10 年，从战役

战术教授会主任到训练部部长、教育长至主管教学、训练的副院长，边工作边学习。

陈永安记得，三伏天的南京，又热、又闷、又潮，晚上蚊子绕着脑袋“嗡嗡”叫。父亲就将双脚踩在冷水盆里，湿毛巾顶在头上、披在肩上，白天工作，夜晚钻研军事课程，水不凉了母亲就帮忙换一盆。父亲总说：“战争年代环境差，没有条件学习，现在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努力。”

教学要与实践相结合，为了研究现代战役战术，指挥诸兵种合成作战，1951 年，陈庆先带领军事学院军事组到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半年余。他拖着一条跛腿整天和军事组教员们钻坑道、下地道、跑阵地，钉在激战的前沿阵地观察敌、我双方情况，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从单兵技术到多兵种合成作战战术，从敌、我攻防态势双方投入的兵力和火力配置，搜集、吸取作战经验，写出了一批有价值的、具有现代军事理论水平的教材。

“回到学校后，父亲继续带领赴朝鲜军事考察组，结合我国沿海、沿海防御作战特点，写出了数十万字的论文，对于后来的我国边境防御作战行动，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陈永安介绍，紧接着 1952 年，在淮淮安徽临淮关段的水面上，在刘伯承院长、苏军总顾问的指导下，陈庆先具体组织实施了我军第一次陆海空军配合、诸兵种联合的实战演习，获得了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

毛笔家书传承红色基因

“父亲常常跟我们说，要听党的话，任何时候都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干老实事。”陈永安分享给记者三封家书，这是父亲在其成长的关键时期，用毛笔亲笔书写寄送给他的。陈永安将这三封家书仔细保存，一直带在身边。

泛黄的纸张上，字里行间透露着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殷切期望和良苦用心。1969 年 12 月 13 日晚，在茫茫沙漠当兵的陈永安被评为“五好战士”时，将军发出的家书写道：“应感谢党和部队对你的教育和培养，感谢同志们对你真诚的帮助”；1970 年 3 月，陈永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将军的家书是告诫孩子“入党不是升了官，更不是松了一口气，而是责任更大更重了，为党做更多工作增添了一份力量”；1972 年 3 月，陈永安从战士提升成军官时，将军写信提醒：“提干后经济较宽裕了，钱多了容易增长坏习惯，讲排场，讲阔气，吃吃喝喝，希望严格警惕”……一封封质朴无华又饱含深情的家书，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们家兄弟姊妹七个，六个当兵的，一个当警察的。”陈永安说，父亲和母亲张静相识于长征路上，他们携手从烽火中走来，共同度过了 48 个寒暑春秋。黄陂区东郊山谷里的长乐园，长眠着黄陂籍的多名开国将军。陈庆先和夫人张静的雕像是夫妻二人并肩立在天地之间。我们向这对“红军夫妇”三鞠躬，一阵清风吹过，只听见山谷里的松涛呼呼作响。（汤华明 叶飞艳 王尹芹）

长江日报讯(记者万建辉)1月12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启动，武汉盘龙城遗址入选30项初评候选项目，也是湖北唯一入选项目，评选办公室将组织投票推荐产生20项进入终评。据了解，盘龙城遗址曾入选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候选项目。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由中国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每个年度举行的评选活动评选出，是中国考古文博界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评选。该活动始于1990年，在全国范围内评选本年度的重大考古发现，其评选标准要求符合国家文物局的报批手续，保证发掘质量，发掘内容要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且为中国考古学科提供新的内容和信息以及新的认识。

2024年是盘龙城遗址发现70周年，也是2013年至今持续考古工作的第10个年头。10年间，盘龙城联合考古队在王家嘴、小嘴、杨家湾、小王家嘴等地点持续开展了考古发掘，并在遗址保护区进行了全面的勘探工作。考古工作不仅发现了大量高等级的、制作工艺精湛的珍贵遗物，还进一步复原出盘龙城城市聚落在商时期的空间分布情况及景观特征；首次证实了盘龙城存在较大规模的青铜器专业化生产作坊；揭示出盘龙城城市聚落的布局特征及变迁。

盘龙城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卓介绍，盘龙城遗址2024年考古工作取得新进展，进一步确认杨家湾北坡存在着大面积石头垒砌的人工遗迹，年代属于盘龙城城市聚落的最晚阶段。

“杨家湾北坡石砌遗迹在以往盘龙城及长江中游夏商时期遗迹中较少发现，与一般常见的居址、手工业生产遗存有所不同，其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同样反映出极高的规格。”孙卓说，此前在杨家湾南坡曾发现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及多座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了金片绿松石兽面形器等珍贵遗物。石砌遗迹与杨家湾南坡的贵族居——葬核心区形成关联，推测在盘龙城最晚阶段杨家湾北坡存在高强度的工程活动，并与南坡遗存共同构成了盘龙城遗址晚期城市聚落的中心。

“这也表明盘龙城城市聚落晚期遗址具有较高的社会等级，以及中心区域因地制宜的城市规划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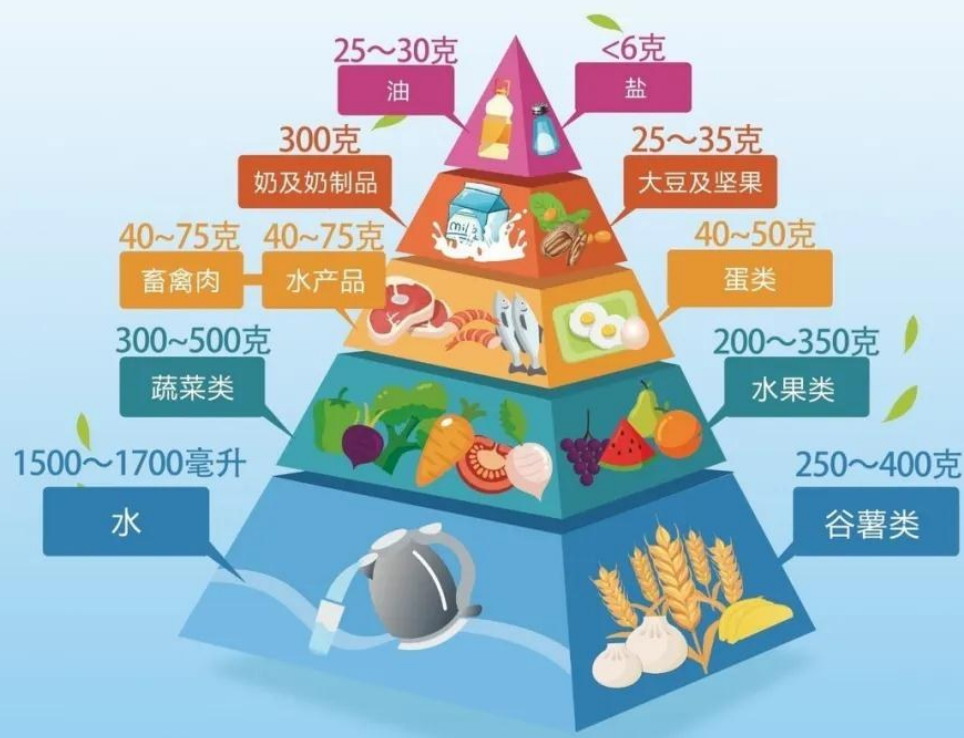
杨家湾北坡发现的大规模石砌遗迹。

讲文明 树新风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公益广告

科学饮食

健康生活



规律作息

健康生活

